

在阅读中积淀 在写作中成长

《文学报》主编陆梅回松做客岳阳汐拾社区书院

本报讯(记者 李爽)“何谓阅读与想象力?在平时写作时,怎样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句子’?”近日,出生于松江华阳桥的《文学报》主编、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陆梅来到岳阳街道汐拾社区书院,向写作之路刚起步的小学生们分享自己对于阅读与写作的理解和技巧。

“在大家的理解中,‘自己的句子’是什么样的呢?”陆梅在讲座伊始便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个人特色的句子”“不大众化的句子”……孩子们争相给出自己的答案。在陆梅看来,“自己的句子”其实是自己的声音、气息、表情和风格的一种语言表达,而不是现成的、表象上的字词组合。对于小学生而言,写一篇作文,其实就像搭积木,每一个句子就像一块“砖”,怎样用字句去搭建一个表达自己审美的漂亮“房子”?这其实也就是找寻“自己的句

子”的路径所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找到“自己的句子”,形成个人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丰富而扎实的阅读。“读书是一生的修养。在小学阶段,孩子的阅读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趁着课业压力不重,积极寻找、培养自己的阅读兴趣与素养,你们的想象力和写作能力也会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而进步。”在现场,陆梅和二十多名小读者交流起汪曾祺等作家的散文以及儿童文学、绘本等,这些作品对于小读者富有启发性。在她看来,小读者除了看少儿图书,也可以看其他优秀的作品。当内心文学的活水积淀成湖,笔下的涟漪自然波澜万千。

而如何才能将阅读采得的“花粉”酿成写作的“蜂蜜”呢?陆梅邀请了几名小读者上台朗诵了几段自己精选的名篇段落,和全场小朋友一起品鉴,并现

场结合比喻、通感等手法的应用来说明如何由“造句”向“表达”的境界升华。“经过自己的眼光观察及思考打磨后,看似不经意地在句中嵌入苦心推敲许久的一个‘词’便可将全篇盘活。”陆梅介绍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淡而有味,极富个人风格的写作逻辑也需要经年的积累和探索。而对于在座的小朋友们来说,只要广泛阅读、用心观察、留心写作,“自己的句子”的找寻虽看似险远,其实别有幽径。“而这条探寻之路,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作家一直在求索和寻找的。”陆梅表示。

“因为是故乡,松江所给予我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在讲座最后,陆梅由衷地感慨。在她眼里,近年来,无论是钟书阁、南村映雪等网红书店,还是汐拾社区书院这样设在家门口的小书院,故乡的书香味越来越浓,人文气质也越来越厚重。

漂流好书云间驻 渔书空间与书逢

——渔书文化生活馆入驻云间粮仓



□记者 李爽

步出云间粮仓东门,左手边沿街的两幢橙黄色集装箱映衬着秋色,显得格外打眼。就在橙色集装箱的一楼,一家二手循环书店——渔书文化生活馆悄然入驻。满架的图书、文具,清新自然的阅读空间,来自四面八

方的图书在这里短暂落脚,静候着与有缘的读者们邂逅。

步入馆内,摆满各色图书的书架贴墙排队,高低错落,围出了一个个温馨的书香空间。前厅中间摆放着各式文具与造型各异的篮球,而在里间,一棵棵树木周边错落布置了方便休闲阅读的桌椅与沙发。和“多抓鱼”等二手循环平

台的线下门店不同,这里的书并未确切分类,而是散布在各个书架之间,来访者可以在各个书架间挑选中意的那本。渔书文化生活馆正是二手书漂流生涯里的一座“云间”驿站。

在如今无纸化阅读大行其道的时代,泛着油墨香的书本保留着静心阅读的仪式感。为了不让购入的好书被深锁高阁,许多爱书之人更倾向于将自己的书籍捐出漂流,让它们随缘邂逅下一位“知音”。这也是“渔书”平台诞生的源动力。

2017年6月创立于上海的“渔书”取自“授人以渔”之意,是一家致力于推广全民环保阅读的二手图书循环共享平台。在“渔书”上,用户线上预约捐书、平台无偿上门取书,并将“美容”后的二手书分流到全国的实体店、图书室、阅读空间进行漂流循环。据了解,每年“渔书”在全国各地的500多家线下书店循环图书上亿册。在这场漂泊里,图书们几经辗转的“阅历”也为其增添了特别的人文价值。

“你没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新书。”在渔书文化生活馆内一隅的小桌上摆着这样一句话,这也是低碳漂流之旅的旧书们“崭新”的身份定义。在“渔书”,用户每循环一本有效图书,即可获赠购书券循环购书。用户读完在“渔书”购买的图书,再次循环给平台继续漂流,力求不埋没任何一本好书。

品书有味

黄锦树《雨》:胶林深处的雨 淋湿一段乡愁

□冯杨苏秦

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笔下的《雨》,以一种迅速且凝练的姿态,携带着马来半岛原始胶林的气息,奔涌进你的梦里。

拥有汲取泥土养料生长的特质,小说的语言朴实细腻,然而这并不阻碍你迷醉其间出乎意料、糅合融化于现实的想象。

全书共收录十六篇作品,第一篇《雨天》是一首诗,其余十五篇是小说。而其中八篇,被像画作那样特别标记为《雨》作品一号“《雨》作品二号”,直至《雨》作品八号。《雨》系列或许更像是一部南洋华人家庭的变奏曲。每一编号的作品中有相似的人物与关系,但随着情节推进,命运与结局一次又一次被改写。

黄锦树用他的雨丝进行写作实验。一家人中父母兄妹在八个故事中都经历了惨烈的死亡或无解的失踪。你的整颗心随着这家人的聚散离合而颤抖,界线暧昧的大雨把你也卷裹进他们的生活。二号作品中死去的父亲,重新在三号作品里活了过来,但儿子变成了死去的那个……死而复生、循环往复,好像这个生活在密林深处的普通家庭无论如何都逃不脱死亡的阴影。你首先感到惊悚,继而苍凉和冷峻。死生契阔在八篇短篇小说中随机组合,像是世纪性的转世轮回兀自发生。

“诗人雪莱写‘我变化,但我不死’,一切的变形,仿佛是上一世灵魂的归来。”也许书中男孩幸还

记得那首马来残诗,诗云:“如果你是风,如果你是雨,如果你是火。”囿固地,你迫切读完整本小书,逐渐消融在潮湿热热的南洋雨林深处中。

一些篇章水流一般完整地滑过,你可能会感受到生命的悲哀,尤其当厄运降临到马来西亚华人身上。你怒斥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的毫无人性,你哭诉自然不具备伦理理喻的客观性,你叹惋生命的脆弱性,你被排侧和悲悯吞噬。小说以“雨”来命名,本身就充满变数和诸多不确定,雨可大可小,可缓可急,身在雨中的人,同样也充满变数。

黄锦树的创作表达,同时饱含他对自己文化身份的体悟。在黄锦树的笔下,文字也被乡愁淋湿了。

的传记或回忆录的区别所在,他深情地在新序中说:“《惜别》是一部探讨生死问题的作品,我想通过写这本书,思考生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梳理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

2010年11月之后,止庵用一句简短的话谈及母亲去世:“像是一首素朴极了的曲子,飘逝而去。”正如曲终人散这个成语。他由此念及更早去世的父亲,他说父亲曾是一名诗人,他的许多诗歌便是留下的文字记录。而母亲,除了他,还有谁能为她抒写追思之文呢!他深感“父母都不在了,我出生之前的岁月好像尽皆付诸虚无,很多历史的、背景的、亲缘的关系随之消失”。惜别之情,通透纸墨地追忆,经过数十年光阴,止庵进一步想明白:惋惜离别的最好方式,是更为珍惜自己的生活。母亲火化后,止庵在“拣骨”仪式中,看到有一大块黑色的东西,那是人工股骨头,钛合金制成,是他母亲一年前因骨折手术植入的。他说看见它,比看见母亲的骨灰更令人震撼。正像扬之水女士评价这本书的一句话:“这是一个人的‘惜别’,却会唤起每一个人的‘惜别’。”

读完《惜别》,对于生与死这个问题,我们或许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收获。一下想起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所言:“任何文学作品自身并不是真正完整的,它更多地根植在超出作品之外的生活和继承得来的世界里。”

最好的缅怀是珍惜现在

——读止庵散文集《惜别》有感

□李庆林

最初知道止庵,是在《爱书来》一书中,读到他与谷林先生的书信。文如其名,兴许正所谓“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恰好又读到今年三月再版的散文集《惜别》,其文淡雅、平实、豁达,不造作喧哗,字字句句直抵人心。

这本分为六个部分的散文集,大多缅怀父亲,追忆母亲,兼具一些哲学性思辨,读来倍感亲切。尤其追忆母亲的文章,片段式连续往昔诸多生活细节,展示母亲生前的一些日记或书信。止庵母亲病故于2010年11月,他追忆的同时,开始思考生与死这个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问题,当然,也是容易被我们大多数人忽视的问题。点点滴滴,细细碎碎,他用笔墨缝合起往昔片段,集成《惜别》,像过滤,又像沉淀,仿佛重新编织出一幅生活细节的绣像图。他在书中坦言:“我关于母亲的回忆,都很具体,很普通,也很琐碎,充满了各种细节。对我来说,母亲就是一种生

活方式,一些生活习惯,或一份生活态度。”

母亲养过的花草,与母亲并坐高楼中秋赏月,陪母亲一起看电影、读小说等等。寻常琐事在止庵的追述中,则多了一份对生死的深层思考,以及惋惜之情。他觉得对于母亲的陪伴,使得母亲的故去不那么孤单。但他也为母亲曾提出的小小要求,自己举手之劳而没有去做,颇为叹息和惋惜。面对母亲的独自离去,而觉无法再陪伴。生与死,委实是各自独立的两条平行线,永不可能重合,惟有“惜别”二字可追忆这份情愫。也因此,止庵认为:“怎么看待死,其实就决定了怎么对待自己的生。”所谓“惜别”二字的深刻含义正在于:惋惜亲人们,对他们追忆缅怀的最好方式是更好地珍惜生活,过好每一天!

止庵的许多感悟,充盈在他的引经据典,他的深度思辨,更彰显在他抒写母亲或坎坷不平或拉杂琐碎的烟火气息中。这是《惜别》不同于一般意义

告别不只是说再见

上经贸大师生主题沙龙畅聊“告别”

本报讯(记者 刘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海鸥通讯社近日以“告别”为主题,在校内钟书阁举办年度文学沙龙。大家围绕“人与人告别”“与时代告别”和“告别与新生”展开讨论,或从自身故事出发,或以文学经典为例,分享对于“告别”的理解。

讨论中,同学们争相发言。顾陈瑜说,在读到《外婆的道歉信》中外婆与爱莎的告别时,自己也在与最爱的外公告别,“如今回想起来,外公其实也像书中的外婆,用他的方式无声地治愈稚嫩的我。”顾陈瑜说,这些不被语言记录的爱,将永远铭刻在自己心底,提醒自己永远被爱,永远值得被爱。宋铭涛则说:“我认为告别是现实生活中的BE(bad ending)美学,是一种拥抱遗憾的美。‘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拥抱这不可避免的遗憾,在接纳和转身中活出人生的洒脱与豁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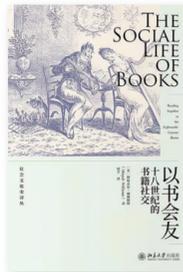
本次文学沙龙还采用了场景演绎的方式引入话题。通讯社成员上台演绎文艺作品中有关告别的经典片段,并邀请观众竞猜片段的出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冯杨苏秦和滕美名两人还原了《边城》中爷爷离世时那个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夜晚发生的故事。黄佳琪等四人合力为大家带来了《海上钢琴师》中“1900”下船重返的经典画面。同学们的演技略带青涩,却在真诚地表达自己对告别的理解,同时让同学们更深入地思考告别的意义。

教师唐小六在活动总结发言时说:“如何告别、如何看待告别并无标准答案,即便不愿说再见,停留在原地也没有问题。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告别需要仪式感,但在更多情况下,告别是《我和我的父辈》里的《诗》,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或《地久天长》,是被动地戛然而止。”他鼓励同学们,人不会永远停留在18岁,但可以让自己的心永远保留18岁的心理状态,告别不仅是朝前看,还可以是回溯过去,不断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再重逢。无论哪种状态,都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告别,好好告别。

新书推荐

《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

在帮助读者增长见识、消遣自娱的同时,书籍本身其实也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而这一幕在18世纪的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一本社会文化史的相关著作,本书聚焦18世纪中产阶层的阅读生活,关注他们如何获取并阅读书籍,书籍和阅读又是怎样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作者通过多元而丰富的史料,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观视角以及富有文学性的表述,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以书为媒”的阅读仪式、社交活动与社会关系。



《见笑集》



在创作精力旺盛、艺术生涯长青之余,已年近百岁的知名画家黄永玉也忘提笔,以诗歌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文艺情趣和见识理解。本书正是其诗歌全编,收录了黄永玉1947—2021年间创作的150余首诗作,时间跨度70余年,其中既不乏特定历史时期的珍贵记录,亦不乏作者近百年人生的丰富阅历和见识表达。细致阅读书中坦诚、率真的诗句与作品,不难感受和体味到黄永玉“以诗写史”的心路历程和历尽沧桑而不移的赤子之心。

《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有着普普通通的名字,过着毫无波澜、按部就班的前半生。而在这齿轮般运转的“模板”生活里,她却严重困惑于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生活……2019年出版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曾在书中留下了一个邮寄地址,两年来,编辑部收到了500余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来信者涵盖各个年龄段、职业和地域。2021年再版,编辑部从来信中精选了15封具有代表性、令人触动的信件收录在独立附册“觉醒与回响”中。阅读时,现实读者的经历与表达与书中金智英的故事交互,读者的感悟也越发深刻。



记者 李爽 整理 图片来源于网络